



# 第二卷 第十一期

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 ..... 斯大林

列寧的爲人 ..... 蕭林

怎樣建立青年武裝組織 ..... 鍾效培

什麼是無產階級意識 ..... 吳良珂

反迷信提綱 ..... 喬木、駱平

古中國的故事 ..... 許立羣

文學上的才能是那裏來的（問題與答覆） ..... 艾思奇

# 中國青年

## 與英國作家 H·G·威爾斯的談話

斯大林

（這篇談話的時間是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因為牠所討論的問題很廣泛很重要，而解放社的斯大林選集却未收入，所以我們特將其譯出發表——編者）

威爾斯：斯大林先生，您答應接見我，使我對您很感謝。不久以前，我曾在美國與羅斯福總統有過一次長時間的談話，想弄清楚他的領導思想究竟是在什麼地方。現在我到貴國來，就是爲的要仔細問您，您爲了改變世界，……要幹什麼。

斯大林：不要太客氣了……。

威爾斯：我有時遊歷世界，以一個普通人來看一看，在我的周圍正在做些什麼事情。

斯：像您這樣的大活動家，並不是「普通人物」。當然，只有歷史才能指明，某一大活動家有多重要，但是在任何場合之下，你並不是以一個「普通人」來看世界的。

威：我並非故意謙遜。我是指我是竭力用普通人底眼光，而不是政黨的政治家或是負責的政界要人底眼光去看世界一點而言。我此次在美國的旅行曾予以強烈的印象。舊的政界崩潰了，全國底經濟生活正在按照新的形式來重新改造着。列寧當時會說要「學習做生意」，要向資本家學習這一點。現在資本家們應當向你們學習通曉社會主義底精神了。我以爲，在美國，是在實行一種深遠的改造，是在實行建立一種有計劃的，即社會主義的經濟。您和羅斯福是由兩個不同的出發點出發的。但是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有沒有思想上的聯系，思想上的因緣呢？例如，我曾經在華盛頓所看到的，管

理機關底擴大，許多新的國家調節機關底建立，包括舊有的社會事務底組織，在這裏也在進行着。像在貴國一樣，他們領導底技巧也是不夠的。

斯：美國的目的是與我們蘇聯的目的不同的。美國人所追逐的那種目的，是產生在經濟紊亂，經濟危機的基礎之上。美國人希望不改變經濟基礎，而在私人資本主義活動的基礎上面擺脫危機。他們力謀把那由現存的經濟制度所招致的破壞、損失，減到最低限度。在我國，您知道，是在破壞不堪的舊的經濟基礎底基礎上，建立起了完全另一種新的經濟基礎。甚至，即使您所說的那些美國人，部份地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即把這種損失減到最低限度，而在這種場合之下，他們也沒有消滅現今的資本主義體系所固有的那種無政府狀態底根源。他們把那種必然要導向而且不能不導向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經濟制度仍然保存下了。所以，就在最好的場合之下，還談不到改造社會，還談不到消滅生產無政府狀態和危機的舊社會制度，而只是限制舊社會制度底個別的壞的方面，限制舊社會制度底個別的混亂狀態罷了。這些美國人在主觀上也許在想他們是在改造社會，但在客觀上，現今的社會基礎，在他們仍是保存下了。所以，在客觀上，是沒有社會底任何改造可言的。

計劃經濟也是不會有的。什麼是計劃經濟，它有些什麼特徵呢？計劃經濟是在力謀消滅失業現象。就假定，把資本主義制度保存下成功把失業減少到某種最低限度。但是不論那一個資本家從不會而且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完全消滅失業現象，消滅失業後備軍——它的使命就在給勞動市場以壓力，保證工資低廉的人手。你看，這已經是資產階級社會底計劃經濟底一個破綻。其次，計劃經濟是以加強其生產品為民衆特別所需要的那些工業部門底生產為前提。但是您知道，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底擴大是根據完全別一種動機來進行的！那一個經濟部門底利潤率最大，資本就向那一個經濟部門邁進。您從不能迫使資本家自己遭受一點損失，同意較低的利潤率，以滿足民衆底需要。如果不解除資本家，如果不擺脫生產手段底私有主義，那末，您就休想建立有計劃經濟。

威：懽所說的當中有好多地方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側重指出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整個國家許可計劃經濟原則，如果政府漸漸地逐步開始一貫地實行這個原則，那麼，歸根結底，財政寡頭制就會被消滅，而盎格魯撒克遜人士所了解的社會主義也就會樹立起來的。羅斯福底「新政」口號有着巨大的成效，據我看來，這些口號就是社會主義的口號。我以為與其強調兩個世界間的對抗，不如在現在情況之下，竭力確立一切建設力量間的共同理解。

斯：當我說到在保存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下不可能實現計劃經濟原則時，我絲毫也不想減少羅斯福的卓越的個人的品質——他底主動、勇敢和堅決精神。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底一切舵師當中，羅斯福是最有力的一員，這是毫無疑義的。所以，我想再一次着重地指出，我對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可能實行計劃經濟的信念，並不是說我對於羅斯福總統個人的能力、才幹、勇敢精神，有所懷疑。但是，一個最有才幹的大將，假使環境不利於他的話，那他就不能達到你所說的那種目的。在理論上，當然，並不排斥，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可以漸漸地逐步地走向你叫做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主義底那種目的。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是表示什麼意思呢？在最好的場合之下，也不過表示對於資本主義利潤底最不可抑制的個別代表者加以若干抑止而已，對國民經濟中底調整原則略略增強而已。一切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只要羅斯福或現代資產階級世界底任何別一個舵師，採取稍微認真一點辦法以反對資本主義底基礎，那他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完全的失敗的。因為銀行不在羅斯福手裏，因為工業不在他的手裏，因為大企業，大經濟，都不在他的手裏。因為一切這些東西都是私有財產。無論是鐵路或商船，都是握在私有主底手中。最後，大批熟練勞動工程師、技師，他們也都不是在羅斯福手中，而是在私有主手裏，他們都是為私有主而工作的。國家在資產階級世界內底機能也不可忘記的。這是一個組織國防、維持「秩序」、徵收稅捐的機關。真正的經濟是很少與資本主義國家有關係的，經濟並不是在它的手中，反之，國家是操在資本主義經濟底手中。因此，不管羅斯福全付精力與才能如何之

大，但我害怕他不會達到您所說的那種目的，要是一般說來，他真有這樣的目的的話。也許經過幾代以後，可以略略接近於這個目的，但我個人認為，這是很少希望的。

威：也許我之相信政治底經濟解釋，比您更利害些。由於發明和現代科學，而發動了巨大的力量，這些巨大力量導向了優良的組織，導向了人類集團底優良的行動，換一句話說，導向了社會主義。不管社會理論如何，對個人行動底組織與調節成爲機械式的必要了。如果先從國家監督銀行開始，然後進而監督運輸，監督重工業，監督一般工業，監督貿易等等，那麼，這種包羅萬象的監督，就等於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國家所有制了。這也是社會主義化底過程。因爲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並不是像黑與白這兩個相反的東西。它們之間有着很多中間階段。有與土匪行劫接壤的個人主義，也有等於社會主義的紀律性與組織性。計劃經濟底實現，大抵是依經濟底組織者、依熟練的技術知識份子以轉移的；這種知識份子，可以把他們逐步地爭取到社會主義組織原則底方面來。這是最主要的。因爲先有組織，然後才有社會主義。組織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沒有組織的話，則社會主義底思想還是思想而已。

斯：個人與集體之間，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沒有也是不能有不可調和的對立的。也是不應當有這種對立的，因爲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個人利益，而是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結合而爲一了。社會主義是不能脫離個人利益的。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給這種個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滿足。並且，社會主義社會乃是保護個人利益底唯一堅固的保證。在這個意義上說，『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是沒有不調和的對立的。但是難道因此就可以否認階級之間，有產階級，資本家階級與勞動階級、無產者階級之間的對立嗎？一方面，是有產者階級，銀行、製造廠、礦山、交通、殖民地底種植場，都是握在他們的手中。這些人們，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除了自己追求利潤的意圖以外，什麼都是看不見的。他們不服從集團底意志，他們力謀使任何集團來服從自己的意志。而另一方面，則是窮

人階級，被剝削者階級，他們沒有工場，沒有製造廠，沒有銀行，他們不得不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爲生，他們被剝奪了滿足自己的最基本需要的可能。這些互相對立的利益和志向，怎樣可以調和起來呢？據我所知道的，羅斯福沒有成功找到調和這些利益的路徑。經驗告訴我們，這也是不可能的。愈對於美國的情形，比我更熟習的多，因爲我沒有到過美國，主要是根據書報來探討美國的情形。但是我關於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却有一點經驗，這些經驗告訴我，假如羅斯福想真正犧牲資本家階級底利益，以滿足無產者階級底利益，那麼，資本家階級就要拿別的總統來代替他了。資本家們說道：總統是可以去，可以來的，但是我們——資本家總是在的；倘若某一總統不能堅持我們底利益時，那我們可以另換一個了。總統究竟能拿什麼東西來反對資產階級底意志呢？

或：我反對這種將人類簡單的劃分爲窮者與富者的方法。當然，有專以謀利爲目的的一類人。但是，正是像你們這裏一樣，難道不是認爲這些人是一種障礙嗎？在西方，有些人他們擁有若干款項，希望把這些款項用作投資由此獲得一點利潤，但是並不認爲這是自己活動的目的，難道不以謀利爲目的的人在西方很少嗎？這些人把投資看作一種不悞的必要。難道其活動不是爲謀利而是爲別一種刺激所推動的精幹的和忠誠的工程師，經濟組織者很少嗎？據我看來，有一個爲數衆多的簡直能幹的人們階級，他們曾意識到了現存制度底不能令人滿意，他們被公認在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將起很大的作用。近幾年來，我關於必須在廣大的工程師界，飛機師界，以及軍事技術界等宣傳社會主義和世界大同主義觀念一事想了好多。以直捷式的宣傳階級鬥爭來接近這些人們，那是無益的。這些人們懂得變爲血泊的世界是處在怎樣的狀態中，但是這些人們認爲你們的階級鬥爭底原始的對抗理論是無意義的。

斯：您反對簡單的把人類分爲窮者與富者的方法。當然，有中間階層，也有您所說的那種技術知識份子，在這種知識份子當中，有很好的、很真誠的人。在這人們中間也有不真誠的存心不良的人。

什麼人都是有的。但是人類社會首先是分爲窮者和富者，有產者與被剝削者，撇開這個基本的劃分，撇開窮者與富者之間的矛盾，那就是說撇開了基本事實。我不否認有中間階層底存在，這些中間階層不是立在這兩個相互鬥爭的階級中的某一階級方面，便是在這一鬥爭中佔着中立或半中立的立場。但是，我再重複一句，撇開社會底這一基本區分和兩大基本階級間的這一基本鬥爭，那是說抹煞了事實。這一鬥爭正在進行着，而將來還要進行的。這一鬥爭底結果，將決定於無產者階級，勞動者階級。

威：難道那些正在勞動着而且勞動能率很高非貧窮之人是很少嗎？

斯：當然，有小土地佔有者，手工業者，小商人，但是並不是這種人在決定一國之命運，而決定一國之命運的，則是生產社會所必要的一切的那些勞動羣衆。

威：但是須知有各色各樣的資本家。有着唯利是圖的這種資本家，也有甘願犧牲的這種資本家。例如老薩爾根，他就只想謀利，他簡直是社會上的一個寄生蟲，他只是把財富集積在自己手中。可是我們再舉洛克費勒來看：他是一個出色的組織者，他是一個推銷煤油組織底模範，是一個值得模仿的模範。或者是福特：當然，福特是很圓滑的，是自私自利的；但他不是你們正在向之學習的一個生產合理化底熱情的組織者嗎？我要着重指出的，就是最近盜格魯撒克遜各國在輿論上對蘇聯已經發生了嚴重的急轉。其原因首先就是日本底態度與德國的事件。但是也有不單單從國際政治而發生的其他一些原因。還有比較更深刻的一個原因，即廣大人士對基於私人謀利的體系正在瓦解這一事實之認識。在這些條件之下，我以爲不應該特別強調兩個世界間的對抗，而應力謀盡可能地結合一切建設運動，一切建設力量。我以爲我比您更左些，斯大林先生，我認爲世界已經接近於舊制度死亡之日了。

斯：我所謂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意思並不是說，這都是一無所能之人了。毫無疑義的，他們之中好多有着很大的組織能力，這一點我並不想否認的。我們蘇維埃人民，向資本家學習了好多。就是您給以這種消極批評的薩爾根，無條件地，也是一個優秀的有才幹的組織者。不過，要您是說到親願改



造世界的人們，那末，當然，在以信仰與真理服務於利潤事業那些人中間是找不到他們的。我們和這些人們是站在對立的兩極。您說到了福特，當然，他是一個有才能的生產組織者。但是難道你不知道他對工人階級的態度嗎？難道您不知道他把有多少工人無辜地拋到街頭嗎？資本家和利潤「血肉相連的，沒有任何力量能將他和利潤分開的。資本主義將不單是被生產「組織者」技術知識份子所消滅，而是被工人階級所消滅，因為這一階級是不能起演獨立作用的。須知工程師、生產組織者，並不是按照自己所想的那樣去工作，而是按照人家命令他的，按照主人底利益所命令的那樣去工作的。當然也有例外，這個階級之中也有解脫了資本主義麻醉劑的一樣的人。技術知識份子，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可以創造出「奇蹟」來，可以給人類以莫大的利益。但是他們也可以給人類以莫大的害處。我們蘇維埃人民，對技術知識份子有自己的不少的經驗。在十月革命以後，特定的一部分技術知識份子，不願意參加新社會底建設，反對這一建設，對這一建設怠工。我們會經各方面力謀把技術知識份子吸收到這一建設中來，並用一切方法去接近他們。經過了不少的時間，我們的技術知識份子才走上了積極幫助新制度的道路。今日，其優秀的一部分，已站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底最前列了。我們既有了這一經驗，便不輕視技術知識份子底積極方面及消極方面。我們知道，他們既能作惡，又能創造「奇蹟」。當然，要是能以一擊可使技術知識份子在精神上與資本主義世界脫離的話，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但是這是一種空想。難道從技術知識份子當中可以找到好多人，他們願跟資產階級世界分裂，而獻身於社會改造嗎？據您看來，比方在英法，這種人很多嗎？不，願意與自己的主人絕裂，而開始改造世界的人是少有的！

除此以外，爲了改造世界，還應當有政權，難道可以疏忽這一點嗎？威爾斯先生，我以爲您太輕視了政權問題，這個問題在您的概念中，根本落掉了。須知甚至志願極佳的人，要是他們不能提出奪取政權的問題和手中沒有政權，那末，他們能做出什麼事呢？至多他們只能給奪取政權的這種新階級

以檢取，但是他們自己不能把世界翻轉過來的。而爲了這個，則需要一個大的階級。這個階級可以代替資本家階級，而成爲像資本家階級這樣的全權的主人翁。這樣的階級就工人階級。當然，應當接受技術知識份子底幫助，而自己方面也應當給技術知識份子以幫助。但是不要以爲技術知識份子是可以起演獨立的歷史作用的。改造世界是個巨大、複雜、和艱苦的過程。要完成這個巨大的事業，則需要一個大的階級。進行巨大的航行，則需要巨大的船舶。

威：是的，但是巨大的航行，需要有船長與航海者啊。

斯：對的，但是爲了進行巨大的航行，首先需要大船啊。要是沒有船舶，還有什麼航海家呢？那是一個沒有事的人啊。

威：大船就是人類，而並非階級。

斯：威爾斯先生，很顯然地，您是以凡人皆善的前提出發的。而我並不忘記，是有好多壞人的。我是不相信資產階級底仁慈的。

威：我回憶起幾十年前以前對待技術知識份子的事情了。那時技術知識份子是很少的，因之事情却是很多的。每個工程師、技師、知識份子，都有應用自己知識的機會。因此，這是一個最小的革命階級。今日技術知識份子太多，他們的情緒便急劇地改變了。從前從不喜聽革命言論的熟練的知識份子，現在對此種言論很感興趣了。不久以前，我被邀赴皇家學會——我們英國最大的科學團體——之宴，該會會長底演說，即贊成社會的計劃化和科學管理。三十年前，該會甚至連我所說的，都聽不到。現在領導該會則爲具有革命觀點主張科學改造人類社會的一個人。你們宣傳階級鬥爭，却沒有顧計到這些事實。潮流是在改變着。

斯：是的，我知道這一點，這一點可用資本主義社會現在走入窮途一點來說明。資本家正在找尋也不能找到離開這條絕路的出路。這個出路是和這個階級底實質，這個階級底利益一致的。他們可以

局部地脫出經濟危機，但是他們可以挺胸昂頭走過而在根本上不違犯資本主義底利益的這種出路，他們是找不到的。當然，廣大的技術知識界，都感到了這點。其中最大部分，都開始覺悟到他們跟那能指出脫離絕途出路的階級是利益共同了。

威：斯大林先生，什麼是革命，並且在實踐上是怎樣，您比誰都知道的更清楚了。什末時候羣衆自己會起來起義呢？您是否認爲一切革命都爲少數所幹的事實，是個真理？

斯：爲了革命，需要領導革命的少數人。但是要是最天才、最忠實最能幹的少數人，不依靠千百萬大衆底即使是消極的支持，那末他們定是孤立無援的。

威：即使是消極？也許是潛在意識的吧。

斯：即部分地依靠於半本能部分地依靠於半自覺的援助，不過如果沒有千百萬民衆底援助，那最優秀的少數人是無能爲力的。

威：我會注視西歐的共產主義宣傳，我以爲這一宣傳，在現代條件之下，是老套了，因爲它是暴力行動底宣傳。這一暴力，推翻社會制度底宣傳，在某一暴政完全統治時代是很得宜的。但是在統治體系反正在崩潰乃至解體的現代條件之下，就不應把重點放在叛亂上，而應該放在效力、資格、與生產率上。我以爲叛亂的調子已經甚陳腐了。從會構思的人底觀點看來，在西方的共產主義宣傳，已成爲一種障礙了。

斯：當然，舊的制度是正在被破壞着，解體着。這是對的，不過，用另一種方法，用一切辦法以擁護、拯救這個正在滅亡着的體系之新的陣痛，也製造着，這也是正確的。您從正確的認識中作出了不正確的結論。您正確地確認，舊世界是在破壞着。但您却認爲它是在自行崩潰着，那就不對了。不，一種社會制度之爲另一種社會制度所代替，乃是一個複雜而長期的革命過程。這不是一個簡單自發的過程，這是一種鬥爭，這是一種與階級衝突相聯系的過程。資本主義已經腐朽了，但不能把它很

簡單地去跟一棵已經十分腐朽自己會倒在地面上的樹作比較。不，革命，一個社會制度之被另一個所代替，總是一種鬥爭，是一種艱苦殘酷的鬥爭，是一種生死的鬥爭。凡當新世界底人們一得到政權，他們就應當保衛自己，以防止舊世界用暴力挽回舊制度的企圖，新世界底人們，總應當小心，時時準備，給舊世界侵犯新世界底企圖以抵抗。

是的，您說舊的社會制度是在破壞着，這是對的，但是它不會自行瓦解的。例如，拿法西斯主義來說吧。法西斯主義是企圖用暴力來保存舊世界的一種反動力量。您打算對法西斯蒂怎樣辦呢？勸解他們嗎？說服他們嗎？但是這對他們不會有絲毫效力的。共產黨人，並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們共產黨人不願被人突然襲擊，他們不會期待舊制度自行倒台，他們看到舊制度是用暴力在保衛着自己，因此，共產黨人告訴工人階級道：準備以暴力還暴力，盡力防備正在滅亡着的舊制度壓碎你們，不允許舊制度給你們帶上枷鎖，用你們的手推翻這個舊制度。瞧吧，一種社會制度之被另一個社會制度所代替，在共產黨人看來，不是一個簡單自發的和和平的過程，而是一個複雜的長期的和暴力的過程。共產黨人不能不顧計到這些事實。

威：不過，請你把現在在資本主義世界所發生的一切檢視一下。這不只是制度底崩塌而已。還是蛻變為露骨的匪幫的反動的暴力底爆發。我以為在談到跟這些反動愚笨的暴徒們衝突時，社會主義者應援用法律，不要把警察看作敵人，要援助警察去反對反動份子。我以為，不可簡單地用舊的、柔軟的騷動的社會主義底方法來行動。

斯：共產黨人是從豐富的歷史經驗出發，這個經驗教訓道：已經死亡的階級不會自願退出歷史舞臺的。請您把十七世紀的英國歷史回憶一下，難道很多人沒有說過舊的社會制度已經腐朽了嗎？可是難道不需要克倫威爾去用武力來粉碎舊制度嗎？

威：克倫威爾是依靠憲法並代表憲法秩序而行動的。

斯：他在憲法名義之下，採取了暴力，斬首了國王，解散了國會，逮捕了一批，斬首了其餘的！不過再從我國的歷史中舉幾個例子。難道在一個長久期間內還不清楚沙皇制度是在腐朽着，它是崩壞着嗎？然而爲了推翻它，不知流了多少血啊！

而十月革命呢？難道知道只有我們布爾塞維克才能指出唯一正確出路的人是很少嗎？難道不懂得俄國資本主義是已經腐朽了嗎？但是您知道，爲了貫徹十月革命，防禦一切內外敵人反抗有如何之大，流了的血是如何之多啊？

或者，再拿十八世紀末的法國爲例。在一七八九年以前，有許多人就已經知道，國王政權農奴制度是腐朽到極點了。但是非有人民的起義，非有階級底衝突，是不可的。

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於歷史舞台使那些應當退出歷史舞台的各階級確信，他們的作用已經完結了。但是叫他們信服這一點是不可能的。他們以爲，已經腐朽了的舊制度建築物上的虛隙，是可以補修的，是可以修好和拯救已經傾毀的舊制度建築物的。因此，死亡的階級，拿起武器來，用一切的手段來堅持自己統治階級的生存。

威：但是領導法國大革命的還有不少的律師。

斯：難道您否認知識分子在革命聯系中底作用嗎？難道法國大革命會是一個律師的革命，而不是一個掀起了廣大民衆以反對封建制度和堅持了第三等級利益而得到勝利的人民革命嗎？難道法國大革命領袖當中的律師，是按照舊制度底法律行動的嗎？難道他們沒有實行新興的資產階級的法律嗎？

豐富的歷史經驗教訓我們，直到現在沒有一個階級會自願讓路給另一個階級的。在世界史上是沒有這種先例的。共產黨人則領會了這個歷史經驗。共產黨人一定歡迎資產階級自願退出舞台。但經驗告訴說，這樣的事情是很難有的。所以，共產黨人願時時準備，以應付最壞的場合，並號召工人階級提高警覺性，作戰鬥的準備。誰會需要那麻痺自己軍隊底警覺性的大將，不知道敵人不會拱手投降

，而應當擊敗他的統帥呢？有這樣的統帥那就是說欺騙出賣工人階級了。所以，我想您以為是舊式的東西，在事實上，正是適合於工人階級的革命方法。

威：我並不否認暴力底必要性，但是我認為鬥爭底形式應較大幅度地接近於現存法律所給與的可能性，此種可能性應防備反動的侵犯。舊秩序不應再加以破壞了，因為它本身正在十足地解體着。正因為這樣，所以我以為反對秩序，反對法律的鬥爭，乃是一種古老的，舊式的東西。而且我故意地誇張，為的更明瞭地顯露真理。我把我的觀點可以撮述如下：第一，我擁護秩序；第二，我攻擊現存體系，要是它不保證秩序的話；第三，我認為階級鬥爭觀念底宣傳會使恰好為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那些人們，離開社會主義而孤立起來。

斯：爲了完成巨大的，嚴重的社會事業，需要有一個主力、支柱、革命的階級。其次需要把輔助力量方面對這一主力的援助組織起來，這個輔助力量在目前情況之下就是政黨之知識分子底優秀力量可加入此種政黨。您剛才說過『受過教育的人們』。但是您指的那一種受過教育的人們而言呢？難道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在十八世紀末年的法國，在十月革命時代的俄國，站在舊秩序方面的受過教育的人是很少的嗎？舊制度有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站在自己的方面，給自己服務，此種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擁護舊制度，反對新制度。須知教育乃是一種武器，其效能是依誰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用這個武器去打擊誰以轉移的。當然，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是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很明顯的，只要不是最愚蠢的人，都可以幫助無產階級去爭取社會主義，建立新社會。我並不輕視知識分子底作用，相反地，我更側重他們的作用。問題只在於說的是那一種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是有各色各樣的。

威：要是國民教育制度沒有根本的改變，那就不會有革命的。舉兩個例子就夠了：一個是德意志共和國的例子，它未曾觸動舊的教育制度，因之，它從未成爲一個共和國，第二個是英國工黨的例子，它沒有堅持根本改變國民教育制度底決心。

斯：這個是一個正確的意見。

現在讓我來回答您所提的這三點：

第一，對革命最主要的就需要有社會支柱。這個革命支柱就是工人階級。

第二，需要有輔助力量，就是共產黨人叫做政黨的那個東西。知識分子的工人以及技術知識份子當中跟工人階級密切連系的分子，都可加入此種政黨的。知識分子只有和工人階級結合起來，才能成為強有力的。要是它反對工人階級的話，那它就變為一無所用的東西了。

第三，需要有政權，作為革新底槓杆。新的政權可以建立新的法律，新的秩序，這種秩序乃是革命的秩序。

我並不是擁護任何秩序。我只是擁護與工人階級利益相適應的這種秩序。要是舊制度底某些法律可以利用於爭取新秩序的利益，那就應當利用這個舊的法律了。您說要是現存體系不能保證人民所必要的秩序時，應攻擊它，您的這個意見，我是沒有絲毫異議的。

最後，假如您在想，共產黨人喜歡暴力，那是不對的。如果統治階級情願讓位與工人階級的話，那末他們就樂意放棄暴力方法的。但是歷史底經驗是跟這個假定相反的。

威：但是在英國歷史上，就有過一個階級自願把政權讓給別一階級的例子。在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七〇年一個時期中，未經過任何殘酷的鬥爭，曾發生了政權由貴族（其勢力到十八世紀末還是很大的）自願轉交給資產階級（曾是君主政體底多情的支柱）底過程。政權底這一轉讓，後來便導向了金融寡頭統治底確立。

斯：您是無形地由革命問題轉移到改良問題上去了。這不是同一個東西。您是不是想，憲章運動在十九世紀英國的改良事業上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威：憲章派做的事很少，他們早已無聲無息地消滅了。

斯：我不同意您的意見。憲章派和他們所組織的罷工運動，會起了巨大的作用，會迫使統治階級在選舉體系方面，在消滅所謂「腐朽地方」和實行「憲章」某幾條方面作了許多讓步。憲章運動會起了它的不小的歷史作用，並且鼓舞了一部分統治階級爲了避免更大的震撼，作了一些讓步，實行了一些改良。在大體上應當說，在一切統治階級當中，英國底統治階級，無論是貴族階級或者是資產階級，從自己階級利益觀點上看，從保存自己政權底觀點上看，都是極聰明，最圓滑的。就從現代歷史上舉了一個例子吧：比如一九二六年英國的總罷工。任何資產階級，遇到這些事件（其時英國總工會已號召罷工），首先是逮捕該會底領導者。但是英國資產階級，並未這樣幹，從他們的利益的觀點看來，他們的行動是很聰明的。無論在美國，也不論在德國，更不論在法國，我都想不到資產階級方面會有一樣圓滑的階級戰略。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英國統治階級從不惜採取若干小的讓步和改良。但是以爲這些改良是革命，那就錯了。

威：您關於敵國統治階級的意見，比我的高明。但是一般地說，小的革命與大的改良之間區別是否很大？改良是不是小的革命？

斯：從下壓迫，羣衆壓迫底結果，資產階級有時可實行某些部分的改良，而保留在現存的社會經濟制度底基礎之上。他們如此措施時，認爲這些讓步是爲保存自己階級統治所必要的。改良底實質就在這裏。革命則表示政權之由一個階級轉交給另一階級。因此，不能把任何改良都稱爲革命。所以，不能期待，社會制度底更替，是可用改良，可用統治階級讓步的方法，由一社會制度無聲無息地轉到另一個制度的。

威：這次承您接談，深爲感謝！這次談話對我有很大的意義。您給我解釋時，大概您憶起了在革命前的地下小組裏面，您曾經如何說明社會主義原理的情形。現今全世界上，只有兩個人物，他們的意見，他們的每一句話，都使千百萬人們側耳傾聽的，這正是您和羅斯福。別的人儘可任意說教，但



是沒有一個是願意登載或聽從他們的話的。我還不能對貴國所作的一切，作一個估價，因為我還是昨天才到了貴國。不過我已經看見了健康的人們底幸福面容，我知道你們正在幹着一種非常偉大的事業。跟一九二〇年來比較，那對照是很驚人的了。

斯：如果我們布爾塞維克還聰明一點的話，那我們作的也許還要更多呢。

威：不，要是一般人類都更聰明些的話。不妨可以想出一個改造人類頭腦的五年計劃，因為一個完善的社會秩序所必要的好多分子，人類頭腦還顯然是不夠的。（笑聲）

斯：您是不是要打算出席蘇維埃作家聯聯代表大會？

威：可惜的很，我有很多的事情，我只能在蘇聯逗留一個星期。我這次來，是爲了會晤您的，所以我對於我們的談話，深感滿意。不過，我打算跟我能碰到的那些蘇維埃作家談談他們能否參加筆會的問題。這是高爾斯華梭所創立的一個國際作家組織，他逝世以後，我就擔任了該會的主席。這個組織還是很薄弱的，但是它在很多國家裏都有了分會，並且更重要的，就是該會會員底言論都可在該會刊物上發表的。這個組織堅持一切意見自由發表的權利，連反對者在內。我打算與馬克辛姆·高爾基談談這個問題。不過，我不知道，這裏是否允許有這樣廣泛的自由。

斯：這在我們布爾塞維克，稱之爲『自我批評』。它在蘇聯是廣泛地採用的。如果您有什麼願望的話，我願意幫助您。

威：謝謝。

斯大林：謝謝您與我的談話。

（K·烏曼斯基記錄。魯林·舒林合譯。）

譯者按：威爾斯係當代英國著名文學家和學者，著述甚多。其『世界史綱』，『生命的科學』等書已譯成中文本。又，本文曾經會湧泉同志校閱一部份，又經張仲實同志全部詳細校閱，特此誌謝。